



赏玫的心境

陈晓虹 王玫 陈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赏玫的心境 / 陈晓虹, 王玫, 陈垚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60-5850-7

I. 赏… II. ①陈…②王…③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328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实习编辑: 凌春梅 谢嘉炜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75 2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心境——《赏玫的心境》读后 金敬迈 1

忆家园

最忆家乡杨梅红	3
坐在家门口等我的父亲	5
回农村老家	8
进深圳	10
鸡鸣天晓	12
军鞋情结	14
堂弟的婚礼	16
袅袅炊烟	19
阳台上那盆高山兰	22
亲情玫瑰	24
赏玫的心境	26
晨风送奶奶	29
海涛声声	32
和儿子聊天	33
澳门回归心曲	36
捅马蜂窝	37
生活散记	38
民生至上的创举	39

灯塔与水井	42
礁石·大地·学习	43
随想	44

梦南疆

猫耳洞里过大年	49
猫耳洞的回忆	52
一封写了三十年的信	54
爸爸是党的人	64
侦察员在战前失踪	66
一个侦察英雄的自述	72
流水声声	78

颂军营

怡情“浪花岛”	83
小岛日记	91
希望之岛	97
生日宴	109
战场无亚军	112
在男性世界里	123
固我长城	126
快乐女兵	152
一个参谋长的海训日记	161
在英模塑像前	175
战友·朋友	177
心愿	187
写在总理拥抱之时	189
2 时代需要千万个宗道辉	191

我当英模报告团团长 194

在路上 197

军营点滴 199

战士的家 200

老爸，看阅兵别激动 201

三上南澎 204

补记的话 206

心境

——《赏玫的心境》读后

金敬迈

我和陈晓虹一家相识相知颇有些年月时日了。最先认识的陈晓虹，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脸上常常挂着汗珠挂着笑容，背着个战地采访小包，手里拿着笔记本，不管干什么都是一路小跑。这是三十年前在南疆前线的一个边陲小镇上的第一次相遇。

那年，我们打了一仗，尽管我对这一仗很有点不以为然，但我还是参加了。我曾经受过冤枉，被关押劳改了将近十年，刚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仅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且正式公开平了反。为了说明我这个“反革命”从来就爱我们的国家，从来不是懦夫，更不是胆小鬼，我宁愿上前线去用勇敢印证我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用生命证明我的清白和正直为人。五十岁怎么的？老兵也要上战场！

我正在部队采访，身边一个小胖子满口浙江话吸引了我，他跑前跑后地忙着什么，听说我是个“大作家”，急忙过来敬了个军礼，还没交谈几句，听说有任务，急急忙忙又跑开了。跑不多远他折返身子回来，从包里掏出一份什么东西给我：“请您多多指教！”话音刚落，人也没有了踪影。

这是一份《战士报》，第四版上有两篇报道，撰稿人的名字三个清晰的方块字：陈晓虹。

哦，原来是一名战地记者，一个业余作家。

晓虹是兄弟军区的一名炮兵骨干，是为了支援我们而调过来的。 1

这一仗炮兵没怎么用上，在新闻报道方面陈晓虹却崭露头角，几乎每一期的《解放军报》和《战士报》上都有他的名字。他打完了仗之后不久，理所当然地提为干部，正式担任军里的新闻干事。从此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我大他将近三十岁，他见着我老是一口一个什么“老”，一口一个什么“首长”；我说，我什么也不是，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老兵，一个新兵，算是爬过同一条战壕、蹲过同一个猫耳洞的“忘年交”吧。

“忘年交”给我的印象很好，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一个肯干、会干、能干的年轻干部。这样的人在部队，应该说有他无限广阔的发展天地。

没有永远的今天。在我逐渐老去的同时，“忘年交”也日渐长大了。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开始谈恋爱了。我问是谁，他不肯说名字。其实我多少也算个知情人了。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的关键时刻，一位副团长率领部队深入敌后，不幸壮烈牺牲。女儿接过了父亲的枪，继续战斗在第一线。这件事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对英雄父女早已全军闻名，父亲叫王烘——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归国华侨，从基层干起，逐步成长为我野战军的一名优秀副团长；女儿叫王玫——一个年轻有为、好学上进而且长相秀气的合格接班人。父亲牺牲后，她就在父亲生前所在部队服役，看上了胖乎乎的陈晓虹。他们的相知相爱在部队传为美谈。我和我的老伴都真心地祝福他们。

待到小两口都双双调到广东省军区工作时，他们的小宝宝陈垚也呱呱坠地了。

1988年我就离职休养了，我不仅常去他们家看看，偶尔还跟在晓虹身后下部队去转转。晓虹也常常请我去部队给年轻人讲点什么，让我发挥点余热。我们的“忘年交”之情一如既往。

时光飞逝，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当年那个被马蜂蜇得像个“猪八戒”似的小陈垚，都已经上军事院校学习。从写《捅马蜂窝》到《在路上》，写了、发表了许多作品，是一个可塑之人，小陈垚变成了大陈垚，因为陈垚有一米八三的头，比我高了一大截。

我人缘好，朋友多，认识很多人。一家三口都是兵的，却只有陈晓虹一家。

晓虹和王玫为人正直、本分，聪明而好学，又勤奋又认真。他们的进步很快，目前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我是一个幸运的旁观者，我目睹了他们的成长，我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踏实的脚印。

三十年来，他们豪迈的脚步声，声声震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老话。干吗不说二十年河东河西呢？看来三十年是事物变化的一个基数。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三十年。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不可否认，人们的思想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也变了。当然，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辩证法告诉我们，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不存在的，变化才是常态。只是有些事物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也有一些事物在向不那么好的方面转化而已。

温饱问题解决了，谈吃喝的话题必然多了；业余生活丰富了，读书、研究学问的时间必然少了。用眼前的所谓“成就”、“政绩”衡量干部的能力，弄虚作假的出现频率必然增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风气是相互影响相互传染的。高雅有可能被低俗所取代。当有人关注着“名人艳史”、“影星婚变”之类的花边新闻时，谁还瞧得起纯真的爱情？

我们多了些浮华，少了些深沉。

当随波逐流成为时尚的时候，洁身自好格外珍贵。

精神是上层建筑。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当今世界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世界日益多样化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朴实和纯真，如何洁身自好，确实是一个值得一议的话题。正在我苦思冥想的时候，晓虹他们送来了全家的作品集《赏玫的心境》。

我认为这个书名就起得非常好。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纯真向上，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净化自己灵魂的追求。在物欲高涨的环境中，我们的内心深处能不能保持一方净土。这，也许就是心境吧。

玫瑰花象征着最纯洁的爱情，玫瑰花高雅艳丽，玫瑰花炽烈如火！欣赏玫瑰花所代表的这一切内涵，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和向往，本身就是一种心境。难得晓虹他们一家至今还保持着这样的朴实和纯真。

晓虹现在是军分区司令员了，不是当年的新闻干事，他在处理繁忙的工作之余，是可以不读文学作品的，更不必亲自舞文弄墨。在酒酣耳热之际，他何必去想什么家乡的炊烟，何必惦记着高山上的兰草，又何必念念不忘猫耳洞里的春节，他哪里还有赏玫的心境？

有。陈晓虹有。作为新兵的陈晓虹有，扛着大校军衔作为军分区司令员的陈晓虹也有。这就非常可贵。他保持了他纯朴的心境，不因身份的改变而改变，不因职务的改变而改变，他还是我当初见到的那个胖乎乎的、满脸汗水的小兵。他的本事大了，他的能力强了，他的地位变了，他朴实的心境没变。

王玫，那个当年头上扎着羊角小辫、时时闪烁着两只大眼睛、时时在探索的小姑娘，如今是全军著名的审计官了。她多次立功受奖，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审计先进个人”、“广东省‘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她还考取了具有国际内部审计专家标志的“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

当上广东省人大代表的王玫应该说这三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可她的心境没有变。工作顺利取得了成绩的时候，她心里默默告慰父亲；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她用英雄父亲生前的事迹激励自己。她目前担任广东省军区审计处处长，身上不必佩戴枪支了，她常年匍匐在办公桌上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可她的感觉是仍然潜伏在坑道里，父亲的那支钢枪时时挂在她的肩上。这也是一种心境，这也是一份责任，这是一份自觉，它代表着不忘本。透过《一封写了三十年的信》，我们不仅理解了王玫的为人，我们更为她灵魂的高尚和纯净而震撼。

文如其人。文章不仅能反映你的思想、追求，甚至还可以映照出你的性格和水平。不仅文如其人，话也如其人。记得小时候害怕作文，拿起笔来，双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不知所云，于是套话照抄，作为开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如今怎么样，盘古的名字改成了某某某，新的“三皇五帝”出现了，而且指名道姓，新的官话套话空话取代了当年的那一套，而且还出现了“串话”——一串连着一串的老话。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年我的无知与幼稚，当年是很无知，可我每次作文，写着这些老一套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些难为情，觉得不好意思。而今天一再重复这些“串话”的人，样子很吓人，模样很庄重，脸不发红心不跳。看来，他们的肚

子里没有多少墨水。

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多很多。三十年来我们丢失的东西不少不少。人往高处走。坐上小轿车就一定走向高处吗？未必。只有不断地端正自己的为人，不断地净化自己的灵魂，那才是真正地向着“高处”靠近。

我历来看重一个人的成就，我更加看重一个人的为人和人品。三十年来，我没有看错我的“忘年交”和他们一家三口。我为我能够拥有这样的好朋友而自豪。他们都是我值得尊敬的人！

我没有能力和水平为他人的文章作序。我也没有能力和水平评价作品本身。那么怎么办呢，说这么点个人的感慨，说几句心里话吧，忘年交嘛。

是为序。

2009年9月27日于广州

Gray

X:\911-346\911-346.PS 2009/11/30 11:42:10 Time: 2012/04/12 10:33:46



Gray

X:\911-346\911-346.PS 2009/11/30 11:42:10 Time: 2012/04/12 10:33:46

最忆家乡杨梅红

老家，浙江宁波象山。有杨梅，而且源远流长。在记忆中，海口村外婆家的乌滋杨梅，是水果中的极品、精品、珍品。自古以来有许多传颂杨梅的诗作。唐代诗人平可正的“五月杨梅已满树，初疑一颗价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西施为范蠡泪洒杨梅，使那苦涩的野果成为酸甜可口的杨梅故事，更是动人心弦。

所以，出门在外三十多年的我，一有人提及杨梅，心中便会油然而生思梅之情。那一颗颗乌紫色艳、锃亮诱人、酸甜可口、甜中带酸、酸中含甜，让人吃了还想吃、吃了咽口水、吃了嘴更馋的杨梅让我长忆。

前几天，朋友从家乡乘飞机捎来乌滋杨梅，新鲜至极，让我美美地品吃一顿。忽觉诗曰“旧里杨梅绚紫霞，烛湖佳品更堪夸，自从名系金闺籍，每岁尝时不在家”的描写就在眼前。我顺手把第三句改为“自从卫国入军籍”。可就是当兵后，我就没有品尝过如此“颗大核细其色紫”的家乡乌滋杨梅了。偶有回家，也没有赶上杨梅熟红的时节。这缕缕思乡之情，被眼前这“玉盘杨梅”层层勾起。

杨梅熟红时，外婆家总会托人捎口信，让我们去吃杨梅。我每次到海口村，不是先上外婆家，而是直接跑到后山，爬上杨梅树饱吃一顿，尔后才晃晃悠悠到外婆家。

杨梅熟红时，从树上摘下来不用洗，就可以直接放进嘴里，吃多了不闹肚子。爬在树上吃杨梅，那不叫品尝，是狼吞虎咽。但就是肚子不饱，吃得多、消耗得也快。

杨梅树一般不高，枝繁叶茂，一眼望去，一串串、一簇簇乌滋杨

梅挂满枝头，红果绿叶，好一幅美景佳作。

有一回杨梅熟红时，我带着弟弟去海口外婆家吃杨梅。海口村，顾名思义，就是大海边的村庄。我们兄弟俩饱吃杨梅后，脱下汗衫，用绳子扎好袖口，把杨梅放进去。等我们回家把杨梅倒出来，那件崭新的白汗衫成了花花绿绿的工艺品，洗都洗不掉。另一回，我到外婆家吃杨梅，爬上树后，由于吃得高兴，两手一松，从树上掉了下来，恰好被树枝挂住衣角，悬在半空，吓得表哥从另外一棵树上跳下，连滚带爬地过来把我接住。

更可笑的是，我在外婆家饱饱地吃上几顿杨梅后，又提着一大篮子杨梅往家赶。走一路，吃一路。人到家，篮子里的杨梅没了。父亲晃着空篮，笑得前仰后合。

当兵时间长后，就常常想起那夏日的傍晚，一家人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之余，围坐于自家小院内，一边品可口杨梅，一边赏繁星点点。父亲偶尔会倒一杯杨梅酒品饮，既能消暑开胃，更能气舒神爽。那真是人生之和美，人生之福气。清代杨芳灿在《迈坡塘·杨梅》中有这样的描写：“闲销暑，露井水亭清坐，不须料理茶磨。夜深一口红霞嚼，凉沁华池香唾。谁饷我？况消渴，年来最忆吾家果。”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每年杨梅熟红时，在这缕缕思乡之情上，又增添几分思梅之情。

也就因为长年在外，走的地方宽了，赏的水果多了。但无论是闽广荔枝，还是西凉葡萄，都赶不上我吴越杨梅的味道。我品尝着家乡捎来的乌滋杨梅，品之生津，尝之止渴，回味无穷。

载 2008 年 12 月 25 日《解放军报》

坐在家门口等我的父亲

父亲七十六岁了，年龄不算大，村里比他大几岁、十几岁的长辈多的是，走起路来掷地有声，爬起山来身轻如燕。可父亲是老病号，前些年还能吭哧吭哧地走几步，现在就靠人搀扶着挪挪了。父亲那些毛病都是他多年的坏习惯养成的。父亲嗜酒，身体好时一天喝三顿，把心脏喝坏了；父亲烟抽得很凶，一天两三包，把肺抽坏了；父亲少言寡语，得了老年痴呆症。所以说，父亲进医院是常事。

可这次父亲住院后，我和爱人都想回去看看。当我和妹妹通电话，让她禀报父亲。过去父亲总是说：你们工作忙，不要跑。可这一回父亲不仅让回去，而且越快越好。

当知道父亲让我们快点回家的消息，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我当兵三十四年来，父亲从来没有主动让我回去过。记得当兵第三年，爷爷去世，父亲连一封电报都没有发，只是事后写信告诉我，要我化悲痛为力量，好好训练，成为神枪手、神炮手。1979年初，我去南疆参加边境那一仗。那些天，母亲天天为我担忧，吃不香、睡不着，脸上总挂着一副愁容，一天到晚祈求我平安无事，盼我的信、等我的消息。父亲是每天捧着《浙江日报》，把报纸从一版看到四版，再从四版读回一版。来回几次，相关的报道都能记下来。几年后，父亲和我聊起那些事，其中有些细节父亲比我叙述得还仔细、还清楚。我问父亲那个时候想我吗、担心吗？他只说了两个字：“傻瓜！”就算是对我问话的回答。这就是父爱，纯厚深沉。

那时候家里穷、条件差。我每次探家，总要大包小包地拎上好几个，里面装的净是肥皂、白糖、红糖、火柴、香烟等，就连穿旧了的、穿破了的军装、军鞋也要捎回去。这些东西，父亲只留一小部

分，其余都送给亲戚朋友。而且每送出去一件东西，父亲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儿子带来的。”

隔了几年，父亲写信告诉我探家别再带火柴、香烟……

又隔几年，父亲来信说日后探家别带白糖、肥皂……

再隔几年，父亲来电话说：“下次探家，人回来就好，不用带东西。”母亲接过话筒说：“你爸今天高兴，跟你多说两句了。”母亲还说，现在，家乡市场物资丰富，广州有的，这边都有。带东西累赘，告诉我们千万别带东西。

每次休假回去，父亲总是先问休几天假，假期未到就开始催我们，要准备回去了。有时母亲也会凑过来说：“你们是吃国家饭的人，要按时回去。”

那些年，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我们家因为缺少劳动力，变化慢了点。父亲经常提醒我们别乱花钱。我和妻子心领神会，省着花钱，把节省下来的带回去孝敬父母，父母也总是一分钱掰开两半花。

慢慢的，慢慢的，父亲不让我们带钱、寄钱了。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们，现在家里有钱，你们自己也要节攒一点，孩子上大学还要开销的。

再后来，父亲偶尔会在电话里说：“要是回来，捎几条烟、买几盒糖回来。”我笑着对父亲说：“这些东西县城超市里多的是，我回去给你买，不会有假的。”

父亲不吱声了。母亲接过话筒，压低声音说：“你父亲是想吃你们买的糖，想抽你们买的烟，不是怕假，而是味道不一样。”我“嗯”了一声，心里埋怨自己，太粗心了。

后来，母亲又告诉我们。父亲现在总爱唠叨你们，还在别人面前“吹牛”，说儿子、儿媳妇很有出息，又带来了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父亲现在可小气了，你们带来的东西，他总是藏着掖着，舍不得送人。

当我们一进家门，父亲还是先问我们工作怎么样，跟同志们关系处得怎么样，工作有什么成绩，儿子教育得怎么样。问完后就进卧室，带上老花镜，认真地在台历上注记符号，写明我们回家的时间，归队的日期，在家的各项安排。

一天，又一天……假期还没有到，父亲又唠叨说：“现在，你们